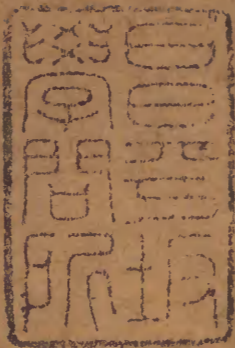


史案

十二之三



			九	漢
		七	二	書
		八	八	門
一	九	〇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九	九	漢	
八	二	書	
函	八		
三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85	
冊數	10		(6)
函號	298	10	



史案卷十二

涇縣吳裕垂燕堂

李晉王武諡功不掩罪

涇縣吳裕垂燕堂

先儒於克用多恕辭急於誅朱溫也至稱為唐末第一流
恩竊以為不然乃父
赤心賜名昌國以沙陀而得鎮震武天子待
朱邪氏不薄也克用迺乘王黃之亂殺鎮使據大同而朝
廷不之罪復以大同付乃父厚之至也有醜面目當自知
鬼勳誓此生不敢再行失節尚論者或且曲為解說謂為
軍士所推習尚所移誰復念其舊惡不意父子合兵并據
兩鎮毀制書殺監軍寇掠鄰道抗拒官兵賊虐命將卒致



天

天

史案卷十二

淺草文庫

涇縣吳裕垂燕堂

李晉王武諡功不掩罪

先儒於克用多恕辭急於誅朱温也至稱為唐末第一流

愚竊以為不然乃父赤心賜名昌國以沙陀而得鎮震武天子待

朱邪氏不薄也克用迺乘王黃之亂殺鎮使據大同而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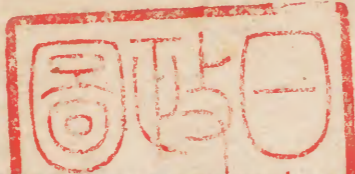
廷不之罪復以大同付乃父厚之至也有贖面目當自知

愧勸誓此生不敢再行失節尚論者或且曲為解說謂為

軍士所推習尚所移誰復念其舊惡不意父子合兵并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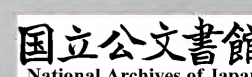
兩鎮毀制書殺監軍寇掠鄰道抗拒官兵賊虐命將卒致

黨與逃散竄身達鞞其陷父於叛逆而濱於死亡者屢矣



幸而族人為說宦者為奏得蒙赦宥帥騎赴援時巢入長安僖宗走
興雖云奉詔而來然出身如此克悖番兵所過諸道為之
設備而犒給待反側子當如是也苟有心羞惡尤宜嚴飭
部伍秋毫無犯急於靖難斯為改過自新之舉迺行至河
東縱兵剽掠遷延歲月置盜賊為後圖陷忻代以自利是
一巢未平而更生一巢也雖克復長安終推鷓軍為第一
然賊方取蔡圍陳求救孔急不與諸軍并力破巢而每歲
出兵爭山東邢洛磁三州半為俘馘野無青草矣厥後解
陳圍救大梁而反為溫所襲表請討溫朝廷不分曲直而
和解之此非獨朝廷之過也蓋沙陀素行反覆異於溫之
出身羣盜者一間耳且邠寧鳳翔皆關中近鎮討溫猶須

奉詔况二鎮乎迺舍溫而北攻進逼京城致宦閣挾帝播
遷付長安於一炬更與二鎮合兵縱賊黨追逼鑾輿太廟
俱天子沖冒煙焰露宿草莽危殆者數四維時朱玫輩擁
立襄王熈還京僭號天下皆歸罪焉始用蓋寓自洗之言
表討熈攻似也然猶託溫為言不加一矢而日構怨河北
攻陷州郡既陷磁洛復致諸道請討削奪官爵皆克用之
自取也事已至此計惟有束身歸命耳迺敢拒禁軍圍宰
相殺將帥抗表而要爵土逼逐朝臣表至京復其官爵使
瀋刺遠州加克用中書令又貶瀋繡州司戶後聞昭宗欲
復相瀋克用表曰瀋朝為相臣夕至闕邈視天子一至于
此先儒稱其得人臣之體何哉此生失節如許其多其請滅李茂貞而朝
廷不之信又豈獨朝廷之過哉惟立心行迹不足取信於



天下故河東日益削弱數歲不能與汴爭也顧汴軍雖強而當其悉眾入關構兵鳳翔誠能舉晉陽之甲會平盧而乘虛襲汴溫奪駕時王師範方舉兵討溫直抵長安迎還車駕汴則進無糧援退無巢穴旬月間而逆溫成擒矣上報君恩下報私怨所爲一舉而兩得也乃坐失機宜俾平盧敗績岐蜀阻兵不前任溫刦駕而東豈以帝不我直正欲假手賊臣以雪忿耶曷爲密詔告難而置若罔聞一至於此及帝爲溫所幽西方諸鎮猶興問罪之師曾未聞晉兵之一出也溫篡之日克用矢不稱帝縱無慚於吳岐然王建楊渥猶能移檄諸道約晉岐而會伐逆溫茂貞不之應不足責也而克用亦終於坐視安得爲唐末第一流或問第一流爲誰曰藩鎮中皆不足

道也惟司空圖羅隱近之

唐末宦者

曹知愨之擊黃巢揚復光之責周岌張承業之諫晉王其忠貞勇畧爲不可及矣使爾時方鎮盡如此三人黃朱輩安得猖狂至此夫忠貞勇畧而僅見於宦者斯固卿士大夫之恥也誠以數百年祖功宗德而尊賢養士僅獲報於宦者數人則累世之寵任北司固其所也吾又何尤迺寵任累世俾得典兵預政甚至刦脇天子爲所立者九爲所弑者三爲所廢者二而國隨以亡則三子之忠貞勇畧曾何補於國是哉

馬殷刪

馬賓歸自淮南殷議入貢賓曰楊王行密地廣兵強不若
與之結好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
及吾汝置此論勿為吾禍斯言也一若明於順逆忠於唐
室者然時昭宗業已見弑昭宣復為幽閉貢入洛都不過
助奸雄篡奪之資於唐天子何涉漢獻寄生許昌劉琮輩
不知迎奉昭烈與東吳并力伐曹而反甘為降虜謂之上
貢天子可乎殷欲阿附朱溫陰為推戴以邀封賞時劉隱
得鎮而不敢褻言助賊為奸故假天子為名以折其弟其
清海曰朝廷云云蓋直謂溫也殷之推戴若是其堅溫篡之日
首封殷為楚王宜哉

張承業諫稱帝

晉王李存勗即欲稱帝承業諫曰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
後唐莊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
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
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
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垂案五季之主惟後唐得統為
最正者以其能報君父讎不襲魏晉迹也承業之諫豈欲
晉王永不稱帝哉欲先滅朱梁次立唐後次取吳蜀天下
一家始加錫受禪耳蓋謂湯武之放伐為逆取莽操之篡
奪為順受也且君居臣上天澤之定分也顛覆如太甲而
安居伊尹之上昏庸如後主而安居孔明之上晉王業立
唐後功成混一何以高祖太宗復生不敢居晉王之上乎

居上而至於不敢必其臣不甘居人下耳逆温惟不甘居人下昭宗所以見弒昭宣所以不敢不行禪也承業既欲為唐立後又欲為王立萬年之基直欲因循莽操下效逆温之尤耳諷其主於亂賊而不得邑邑成疾愚哉

承業事晉武言聽計從矣晉武稱兵犯闕屢失臣節承業曷不一諫昭宗密詔告難晉武置若罔聞承業又曷不一諫吳蜀移檄伐梁晉武不遣一兵承業又曷不一諫為唐立後不請於逆温篡弒之日迺議立於中原底定之後將誰欺哉

晉欲稱帝以得傳國寶也然孫堅得之而斃於流矢晉王不以為戒而以為瑞宜其及也

朱梁宜等諸安史

羿滅夏莽篡漢位一統者數十年先儒尚不待以列國温乃碭山一盜雖繼世僭號而唐之藩鎮遍天下亦安史父子之竊據耳微獨不能比於羿莽并不逮東晉五胡遠矣况昭宣遇弒之日正莊宗君晉之初天祐四年正月晉王克用卒子存勗立二月温弒昭宣遂白服而大破梁軍自是梁漸弱而晉日強大統攸歸曾何待於稱帝改元與亂賊之盡滅也收史者宜以莊宗繼昭宣而逆温年號盡行削去直等諸安史焉可

王彦章

孟諸何嘗不驍勇何嘗不死事其死也君子謂為伏誅而不可謂死節者失身黃巢故也巢温雖皆羣盜而温獨廢

弑天子殘滅唐祚罪浮巢賊遠矣驍勇如彥章不知去逆歸順興復唐室爲一代之元勳而甘爲溫效死何哉讀歐陽公死節傳者其察之

梁震

震在荆南季昌奉爲謀主呼曰前輩亦隆遇矣且不受高氏辟署終身止稱前進士可不謂高士乎然既不受辟署終身不設一謀可也否則陽爲衰野示不可用如司空圖之於柳璨未始不放還蜀圖還山後聞昭宣遇弑不食而死迺既爲謀主言聽計從不爲羅隱之說錢鏐勸以舉兵伐梁再造唐室爲事吾不知其所主何謀致季昌交臂事賊而不知羞隱說鏐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據杭越自爲東都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

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豈披一鶴氅跨一黃牛遽足退隱以鳴高哉

後唐莊宗

帝爲晉王時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按巴堅天祐十三年稱帝改元是爲遼太祖其后舒魯氏勇決多權變晉王嘗以叔母事之遂南滅逆梁爲唐室報仇爲武王雪恥雖不幸爲伶人所弑迴足見君父於地下矣按巴堅聞之慟哭曰我朝定猶華言朋友兒也以中華天子之尊而契丹呼之一則曰吾兒再則曰吾兒非莊宗之自取歟按巴堅既顯責明宗之不救又深責明宗之自立且言與我大河之北方不南復割幽薊資其兵力以滅後唐皆莊宗之貽謀不善而階之禍也顧太宗以命世之才佐高祖起兵尚稱臣於突厥

何論後唐至於北漢南宋之稱姪其墨守莊宗之故事與石晉為遼之屬國

遼之不得為正統也夫人而知之矣况其臣子乎若黜遼崇晉是以臣加君子加父也冠履倒置莫甚於此若云尊晉以尊中國不知以遼之臣子而為華夏之主其取辱尤

甚愚謂唐滅則統屬後唐後唐滅則南唐與遼並峙清泰三年

後唐亡明年徐誥受吳禪國號唐改元昇元復姓李氏更名昇是為南唐契丹改號遼改元會同劉知遠

稱帝遼人北走則又漢與南唐並峙此十餘年間天下並無正統及後周代漢南唐奉表稱臣雖未成混一之功而

正統有歸矣劉崇稱帝於晉陽是為北漢然依附遼人稱姪稱男名義有虧亦非蜀漢之比

高從誨

唐晉遼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垂案兵爭以來中原無主叢爾荆南處四戰之地惟修好鄰邦不失事大之禮庶免於難故苟可以保境安民雖悉索敝賦屈事強鄰畏天者猶或為之况諸國妄自尊大迭相雄長各帝一方競以實利博虛名其能貴於高無賴者曾幾何哉於戲所向稱臣在高氏亦實出於無賴耳無賴之稱知非高氏所樂受也馮道歷相四姓十二君方著長樂老叙自鳴得意其亡廉喪恥更甚於無賴之徒矣

澶州兵譟

宋太祖陳橋之變雖貌襲澶州故事然畧迹原情澶州猶

差強人意何也漢隱帝信用羣小殺僂功臣諸將懼於加

罪故兵至澶州擁立郭侍中即周太祖而有裂旗被體之事若

周世宗三代以下之令辟也趙太尉即宋太祖之沐恩深矣迺

假借邊警與漢時之實有遼警者迥別盡收兵柄取天下於孤兒寡婦

之手而且隱為符讖案篋中木題云檢點作天子皆宋祖心腹之所為也蓋將以傾張永德之

權冀以為趙氏受命之符豫製黃袍與忙裂黃旗者迥別袖出禪文與上牋漢太后亦

別則宋祖之素有大志豈待母后一言而始見哉於戲後

周之天下以澶州兵譟而得之即以陳橋兵變而失之亦

如趙宋之天下一得一失均不離於孤寡之手天之報施

固若是其不爽也第以周祖之賢繼以世宗之治而享國不永良可慨也

南唐烈祖 李誥唐吳王恪之後

自魏晉篡竊相承凌逼至尊或廢為王公或廢為庶人或

求為庶人而不得南唐亦猶是受禪耳而奉吳主為讓皇

仍自稱曰臣某其於吳太子妃主之稱一仍其舊讓皇殂

為之廢朝二十七日追諡曰睿皇帝及太子退居泰州號

曰永寧宮太子卒追封宏農郡王茲事雖屬虛文固六朝

五季以來所未曾有也迺一傳而失江北再傳而失江南

雖由委任五鬼酷信浮屠之所致要亦不幸而逢周宗宋

祖之挺生勢不能與抗衡耳而其忠臣義士之多實早開

夫趙宋風氣之先矣孫晟奉表如周從容就義而死劉仁瞻守壽州力盡援絕拒吭歎息而死

李延鄒以不作降表而死楚州城陷張彥卿帥眾巷戰而死

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曹彬下江南李雄父子

八人皆赴陳力戰而死金陵垂陷陳喬自經而死鍾倩舉

族而死李煜既降樂人大慟而死胡則不屈而死江州軍

史家
民從則死者
不計其數

周世宗

家天下者固不宜輕以天下與人柴世宗之天下郭氏之天下也虞舜受終於岳父世宗受終於姑丈受之於異姓者即傳之於異姓亦何不可所慮者付託未必得人耳宋祖之佐周也勞苦而功高如此以世宗爲之君而不能法虞舜之禪致有他日陳橋之變此事自關運會於世宗會何遺憾

自唐祖崛起晉陽借兵突厥以取關中故後唐晉漢更據中原皆服事於契丹世宗統承郭氏懾服江南威振關北而又克勤克儉慎終維始詢無逸篇中有道之主也

韓通等爲周殉節

韓通李筠李重進三人歷事數姓矣不爲晉死不爲漢死獨爲後周之亡而死者周德之感人深也可知孤寡可欺神器可竊而人心之思戴雖宋祖不能奪也

宋祖不自諱其慙負

從來飾篡爲禪者欺天罔人無所不至輒自謂天與人歸而恬不知恥即唐高祖掩耳盜鈴之況特私與僚佐言之耳宋祖返自陳橋直於稠人廣眾中流涕謂范質等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推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大哉王言其即成湯放桀惟有慙德之心乎非真豁然大度之主曷克言此

宰相須用讀書人

帝王所以重儒術者為其正誼明道維綱常而扶名教也若徒記誦詞章競誇一名一物之知迺白面書生事耳宋祖生五季尚武之秋而謂宰相須用讀書人真不世出之見也然宋祖所以言此者特因竇儀能識蜀王衍偽號耳識與不識何關治體且儀以周臣而反顏事宋正讀書中之罪人也僅緣識鏡一事謂宰相須用此輩是以書生之餘技為宰相之大用也史稱宋祖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究其所喜其能異於儀所讀者曾幾何哉以一代開創之君不講明於讀書之要而僅慕一白面書生無或乎終宋之世雖有人文蔚起而醇儒理學鈞不得一大行其道於天下也

道於天下也

曹武惠 彬

太祖遣武惠伐江南誠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且以劍授之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金陵初下居民雖未遭殺掠及飲酒高會致諸將殘殺樂官武惠不得辭其責矣至於岐溝之戰部將違命趨功謀議蜂起武惠身膺統制自當以軍法正之迺旅進旅退遇敵而潰十萬眾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皆軍令不嚴故也

不能嚴飭部下致王侁負約失期陷驍將於死地惜哉

維時大軍既北飛狐之勢益孤潘仲詢復

楊公業為太原降將或潛上謗書而太宗不問曹公為太

祖元勳弭德超誣以叛逆而遽信者蓋漢主劉繼已降楊

公猶據城苦戰。太宗知其必死於困鬪，故敬之愛之，特令其故主招之，強而後可。凡欲曲全故主耳。其忠義之氣，凜若冰霜。太宗知之素矣。雖謗書十上，其如楊公何。若曹公與周室有椒房之親，恩寵獨至，而亦朝周暮宋，其情義兩虧，素行可鄙。固太宗所深悉也。德超之讒言易入，非曹公之自取與。

潘仲詢美微笑實對

於戲太祖為人，仲詢知之審矣。周世宗尚可負也，何有於功臣。於翊戴諸公，尚恐有黃袍加身之漸。况功蓋一世，士卒歸心，如曹武惠者乎。使相之位，許而不授，仲詢若急於廷爭，一不見聽，小人乘機媒孽，不指為缺望，即目為朋黨，嫌隙一生。太祖將以己之自負其君者，疑功臣之負我，而禍且不測。邊問負約，仲詢迺微笑以啟太祖之詰，實對以表武惠之心。既賞錢五十萬，尋拜為樞密使，俾君臣之間，兩無猜忌，皆仲詢率真譚笑之力也。

陛下豈容再誤

太后誤耶，誰則立誓而藏之金匱。太祖誤耶，誰則上表而覆述顧命。蓋趙普深知太祖孝友，必將敬承遺教，故立誓上表，贊成其事，以為後來干進之階。及見德昭自殺，德芳天沒，廷美復遭疑謗，深知太宗必無傳及之心，故云豈容再誤，以速廷美之死。普可謂善伺人主之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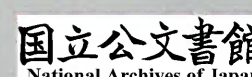
楊無敵業

遼兵十萬寇雁門楊公不直挫其先鋒而必紆道出自西
陘還至北口而擊者非法也蓋遼軍盛集東北牢不可破
非出奇無以制勝惟潛從西北間道繞出遼軍之後南向
而掣其肩背則後軍驚而南潰自相蹂踐故前軍亦不戰
自亂因其亂而乘之咄李所以為我戮也耶律色珍以十
萬眾陷寰州楊公不徑搗其中堅而必紆道進由大石直
入石碣而擊者非法也蓋遼兵勢熾西北銳不可當非出
奇無以制勝果潛從東北間道繞出遼軍之後乘虛而襲
其輜重其驚潰亦猶是耳因其潰而前後夾攻則色珍早
為我擒矣王侁深知楊公老於邊事熟於地利精於料敵
妙於出奇慣以避實擊虛而取勝而且奮不顧身必將以

死報國故迫之直前陷之死地又恐楊公神武不殺帥其
精銳激以忠義無不一以當百但得陳谷口一援未必
陣亡故復借端助戰領兵離谷使必無生還之路於戲侁
之鴛鴦狡獪原不足責而仲詢身為元帥曾不力為禁制
豈以侁嘗媒藥主將徵還下獄謂田仁朗故姑聽以免禍與竊
異太宗明知楊公之賢素為主將所嫉或潛上謗書不為
窮究飛誣迺概置弗問致侁等敢為傾陷卒自壞其萬里
長城良可慨也業子廷玉死于谷口真宗時契丹大舉入寇攻遂城子廷朗却之

燕雲之不復

燕雲為宋所必爭之地太宗銳意取之而卒無尺寸功者
取之不得其法也蓋宋遼繡壤相錯東起尚武西迄定難



亘延四千餘里宜扼重兵於順興牽制幽都之東以斷遼人左臂設鉅鎮於朔方牽制大同之西以斷遼人右臂更於沿邊開墾屯田簡閱游兵數以輕騎擾其無備之處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實則堅壁避之虛則縱兵擊之入不必於深戰不必於勝城不必於攻數以千百騎動彼十萬之眾出沒無常終莫知我之所向彼若不以為意而備或少懈我則出其不意乘其無備而取之關北十六州可卷席而有也宋迺動行大舉急遽以圖之一戰不利我已師勞財殫不遺餘力而遼兵已臨城下矣况以楊業之老於邊事乃為仇輩激死而不加顯戮以郭進之長於邀擊乃為田欽祚陵死而莫之敢言以何承矩之屯戍有方守禦有術乃視為輕脫失體而罷斥其不為真宗之納幣賂寇亦幸矣復何有於燕雲克復之望哉

西夏之叛

一詔而懾服彞興一祇而感孚錢俶皆太宗所目擊也駕馭有術丁五季割據之秋尚不難於撫綏况承世宗藝祖之烈恩威素著夏人慕義來歸曾何虞於反側誠因繼捧之來別授一方鎮使擇其諸父昆弟之賢者俾各知番落更選名臣為之統制勞來安集胥將畏力而懷德矣羌戎用命帥以北伐取燕雲如拾芥耳復何有於西顧之憂哉迺計不是出逞待吳越之故智因其來而舉族拘留亟遣

使護總麻以上起闕是激之變而速之反也或問南人何以不反曰俶

沐太祖之恩深矣而又無契丹為之援故不反繼遷反於前繼捧反於後曩之

東首而朝宋者今皆北面而事遼遼得夏為犄角方虞我

之斃於奔命也幸而宗社有靈諸番自擾繼捧就擒繼遷

夜遁乘此而據其要害增堡砦開屯田嚴守備西撫羌戎

北控沙漠斯真萬世之利也迺自撤藩籬直舉累代名城

而墮之夏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牢不可破呂蒙正建議廢之是循唐莊宗之覆

輒也宜繼遷益輕朝廷屢撫不受迄太宗晏駕要求番任

而嗣君惟命是聽盡舉繼捧所獻悉付跋扈而并益以中

國之士尚得謂廟算有人乎

繼遷素行反側屢撫不就聖世所必誅也彼即勢窮歸款

朝廷待以不死足矣况矚嗣君諒陰而表求番任是要君

也若遣一辨士齎詔切責彼知朝廷有人必將惶恐而謝

罪也奈何明知其變詐而姑從其請耶從請已非况復與

以五州俾土宇日擴抗拒有資釀成一代莫大之禍呂正

惠端身膺軍國之重遇如許大事而亦糊塗至此其負慙

於田錫多矣錫嘗言繼遷不合與夏州亦不呼之趙保吉

靈武之陷

靈武幅員千里表裏山河唐肅宗恢復兩京實肇基於此

苟捨以資寇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其為宋所必爭之地

固不待言若經畧使與都部署得人援餉不絕輯八鎮而

興屯田并築傅樂耀德二城相為唇齒以通河西糧道俾

六谷酋長回鶻吐番諸國各得信其同仇之志則趙保吉
即李繼遷一籠中物耳爾時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畧使不能
 一為聲援而倡議棄地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不能刻
 期赴救而擁眾不前致靈武陷沒裴濟被害超罪固可斬
 也且濟至刺血染奏遠求救於朝廷其近求援於經畧者
 屢矣曾不聞涇原諸軍之一出豈其志在捐棄正欲付之
 度外速之陷亡以遂其前言與為真宗者不能明正典刑
 嚴治邊臣玩寇之罪乃曰悔不用李沆之言議主棄地可知前
 此之割五州沆等實為謀主厥後徽欽割地人皆云效尤
 於安石而不知真宗朝已實作之備矣

夏孽宜勦不宜撫

夏人據有河南屢撫屢叛變詐百出使中國斃於奔命者
 二十年既得靈武復陷西涼遂有卷席關中之勢幸而巴
 喇濟忠義自效奮不顧身出奇破之保吉走死子弱國危
 此正天授之時也誠如曹瑋之策簡閱精銳出其不意而
 勦滅其餘孽復河南為郡縣廟廊豈復有西顧之憂迺舉
 朝畏縮偷安旦夕高言恩致並無一二經濟之士為之贊
 成其事者致盜殺元勳廷臣莫敢與較俾得養銳三十年
 馴至元昊益肆猖獗其自貽伊戚也豈一日之積哉

史案卷十三

涇縣吳裕垂燕堂

陳晉公恕不答錢穀之問

真宗初即位命晉公條具中外錢穀以聞公久不進屢詔趣之公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龜鑑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垂則謂真宗所慮者府庫未必充實耳迺充實兩字晉公既出諸其口雖云陛下富於春秋而勿使知其能使國家簿書會計人主終不得而一見耶吾恐真宗之侈心即從此起矣然則公承明問當何辭以對曰陛下數問錢穀豈虞府庫空虛將加賦以重歛耶抑幸府庫充實將妄費以從欲耶夫君之富藏於民度支

不足當節以制用而不可以輕變祖宗之法昔太祖御宇每以理財為念者凡以養兵衛民禦寇虜而圖進取也如封樁庫之類今北狄愈強西戎愈熾軍需之用方始府庫之虛

實尚未可問也因而條具歷代變法奢侈之禍以進則君非可格外侮可禦豈致輸幣賂寇東封西祀斃吾民於土木之中也哉他日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殆豫聞府庫充實而視如糞土乎惟不言其積貯之難錢穀之用當節儉以待軍國禦寇之資而但言充實之數不可使知故異日封祀土木之侈原不待見景德祥符諸錄而始決也

寇萊公準可保百年無事之策

契丹傾國南下冒險深入利在速戰一戰而勝宋不西遷必將南渡而王且必奉太子監國矣君臣父子間或自相

魚肉契丹因之渡河取汴册立異姓以帝中原如石晉故

事又如李從益張邦昌之類俄頃間而天下三分四裂矣一自王超拒

於唐河高繼勳禦於岢嵐李延渥擊於瀛州屢挫不得志

又恐宋人乘間入燕雲進退失據故懼而請和宋若因其

請而益嚴守禦契丹必懼而宵遁矣迺一請而宋使隨往

備或稍懈故盡銳而攻陷德清逼冀抵瀘冀得和好之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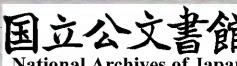
耳不意銅梁鐵遂百戰不下機勇如蕭達蘭復一戰見殺

精銳殆盡已足驚破其膽況值大駕親征官軍踴躍歡呼

士氣百倍契丹所為相視而益怖駭也及鐵鷄薄城折傷

大半故復遣使乞盟也信如萊公之策契丹將不戰而自

潰矣曷策乎曰虜既深入重地糧餉維艱利在速戰我則



主以待客飽以待饑逸以待勞夜則輕騎擾之晝則堅壁避之清野以待其斃約和以惰其志而又多張旗幟益爲疑兵別遣偏師從間道截其歸路斷其糧援或乘虛襲取關北或南首反擊後軍以戰則隻輪不返以和則百年無事虜不稱臣必稽顙而獻還十六州矣畢文簡公士安所謂請羈縻之漸許其平是也若非出奇制勝相時而動僅如劉廬陵之說欲決戰於士卒謹呼之頃爾時勝負猶未可知也異日者金兵渡河圍汴种師道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地而能善其歸乎李綱云姑遣使與議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又云虎豹自投陷甯中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請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及兩河三鎮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半渡而擊之此即萊公百年無事之策英雄所見畧同也姚平仲貪功趨利以角勝目前而致敗未知廬陵亦熟視焉否

王旦

字子明謚文正

眞宗朝兩大事曰和契丹曰求天書所最親信者二人曰畢士安曰王旦親征之議倡於寇準而帝意遽決者士安力贊其事也帝在道又稍惑於金陵之謀者非王欽若能惑之且奏十日不捷何以處之之言有以惑之也旦之意有二一以寒帝膽一以問準罪蓋謂準自言五日可了

若延至十日，戰或不利，車駕蒙塵，準當處以何罪，倘不幸而車駕北轅，虜或資為奇貨，社稷不可以無主，國家將何以處陛下，帝聞且奏，沉思良久，不即日回輦，計惟有命立太子耳，是日直以帝委準，直以帝為準之孤注，任準決賭，而一聞戰敗，我則拱手謝曰：「恭奉聖諭，國有君矣。」且去後，回憶且言，而中情愈怯，故準方畫策以進，而帝但言和不言戰也。歲幣之議曰：「雖百萬亦可者，恐一戰而敗，則太子必立，與其惜財而置身無地，孰若罄我所有，而得長享帝位乎？」欽若之讒言易入，皆曰：「言有以啟之也。」欽若天書之謀，飾以經義。謂河圖洛書聖人以神道設教，即當時所據之經義也。而帝不遠以為可者，恐且不肯以經義傳會，而儒臣皆以為不可也。且若

有所不可，帝亦不復詢謀矣。且既無乎不可，帝方決以為可，而明問杜鎬，不意天書未降，而諸儒之經義附和，如出一口。帝以為詢謀僉同，皆首相之力，故召飲甚歡，而有樽酒美珠之賞也。及其沒也，遺令削髮披緇，僧道之飾也。生則率僧道以求媚，死則服僧道以自歛，其崇奉天書，可謂至死不變者矣。史謂其悔不諫天書之失，豈不妄哉。或曰：「夏饑求粟，且云具粟百萬，遣其來取，德明慚懼而止，厥功偉矣。」垂謂此亦幸遇德明之無膽識耳。若遇厥子元昊，即統率大眾，公然奉詔而來，州郡供給，則淹留就食，否則沿途剽掠，直抵京師，未知東道主將何以待之。爾時兵連禍結，契丹乘釁而起，或託名助戰，或假端和解，因而增索歲

幣坐取關南邀我稱臣否則與夏合兵約日取汴又未知十日不捷將何以處之

魯簡肅公 宗道

劉皇后無子潛取司寢李氏所生之子為己子是為此漢仁宗惠張后之秘計也詳卷七及為太后則冀慕唐武后之為人簡肅因言武后之罪幾絕唐祚決不可立劉氏七廟與夫夫死從子之義其剛直敢言雖王文正公會不及也一時權貴歛迹咸目為魚頭參政信哉因其姓且言骨鯁也若真宗早於書殿壁時列魯直於宰輔俾得與顧命吾知其必歷陳漢唐母后之禍而力阻權處軍國之詔矣厥後太后代權國政皆真宗之亂命作之備與受遺諸公之不能正其始也

仁宗朝 賢如仁宗史稱止於仁矣又云君子滿朝矣

賁備云

親君子遠小人仁君致治之本也帝即位十一年始親政前此賢奸雜處吾猶曰劉太后臨朝耳今即明道二年以後論之呂夷簡大奸也自癸酉十月復居相位至丁丑四月因與王沂公會不協而俱罷未幾復居平章或兼樞密或加司空病則剪鬚以賜改授司徒同議軍國大事至癸未四月迫於公論始以太尉致治終帝之世久任專寵無出其右者范文正為當世第一流人物夷簡再相之年以言獲罪謫知遠州與孔道輔等十人同黜孫沔余靖諸公皆相繼疏救夷簡悉目為朋黨屢加貶謫丙子貶饒州丁丑因災異而甫得近徙戊寅又置嶺南

庚辰西師告急。迺自越召知永興辛巳。又貶耀州。復徙慶州。迄夷簡罷相。始召副樞密。八月參知政事。甲申復被讒。黜為宣撫。更罷知邠州。一時知名士皆盡於王拱辰一網矣。不得謂非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也。維時外而歲幣增納於北。封疆日蹙於西。內而美人爭寵於前。衛士作亂於後。初張貴人有寵。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郭后雖立而見疎。太后崩。適尚楊二美人與后爭寵。夷簡勸帝廢之。盡逐諫者。孔道輔等遂立曹氏為后。孫沔等請終太后喪制而後行。又請復諸言官。遂重貶沔等於外。未幾內侍閻文應毒殺郭后。其罪正宜滅族。乃因范文正之劾。而但竄嶺南。此衛士之亂所由作也。且衛士作亂。必有首有從。乃不究其主使。而但誅其舉手之人。此任守忠之逆謀所由再發。與至和元年貴妃張氏卒。追冊為溫成皇后。命沔讀冊。沔不可。乃出知杭州。仁宗朝屏逐賢。至和間雖韓琦富弼。良類以此也。賢賢易色者當不其然。諸公更迭為相。然未得後宮之助。而罷黜無常。此邵康節

雍 所以決不應朝廷之召與。且宋自開國以來。不患文事

不修。特患武功不振耳。爾時以文章致位兩府者。積習偷

安。每見敵軍壓境。非閉門誦經。即納幣賂寇。皆瓜牙之任

不得其人也。黑王相公德用與狄武曩公青掌樞密而得

軍情。正國家之福。而羣小即以得軍情讒之。使二將罷黜

天下聞之。誰不解體。歐陽修言於帝曰。狄青掌機密而得

用亦以得軍情而罷。此五季宦者所以譖李建及與宋初

奸邪所以得也。而歐公亦不免此何哉。且歐公既以

文學自薦。及程兩夫子皆千古醇儒。不聞公

之一薦。後王安石及蘇氏父子與一

法蘇氏立。得罪於聖賢。嘉祐五年王安石為三司度

支判官。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心。六年知制誥。曾公亮同平

章事。公亮稱安石羣臣多務更張革弊。胡宿曰。變法古人

為宰相輔才 宋 六

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更無益於治也據此則安石之學早已行於仁宗之末矣幸而以母喪去位仁宗上賓未得大用耳賢如仁宗人材猶不免於誤用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退矣此聖人所以有才難之嘆也 刪

以御容如契丹

契丹曷爲來索御容曰輕中國且以成先志也其先志奈何曰宋主以幣賂我是畏我也辭稱曰納是臣下供奉之職也其先帝文成喜宋人增納歲幣欲繪圖志美以誇示朝貢諸國必得宋主真像繪入圖中方足徵信故直遣使來取其觀視中國極矣或曰彼不先以洪基像來乎曰契丹兩次索關南皆宋人先遣使議和又先持誓書往請其云彼以像來飾詞也且西夏跳梁宋人尚不敢與較而苟且偷安契丹伐夏執其國母爲質威震華夷宋方聞風而膽落也彼若示威於中國俾我畏懷不過來一幅北朝受幣圖耳以仁宗之懦怯畏契丹如猛虎或不勝其瞻視驚肅乃曰彼見御容甘爲我執鞭持蓋云乎哉

詔請太后權同聽政

母后臨朝非古也英宗卽位欲諒陰三年令韓魏公琦攝冢宰夫亦行古之道與正以革母后臨朝之弊爾然則曷爲詔請太后權同聽政曰帝有疾故既有疾矣而又梓宮在殯曷不權聽冢宰而請太后曰此宰臣之過也詔自帝出曷爲歸咎於宰臣曰帝初卽位時本欲聽於冢宰三

年因宰臣不可而止也。時魏公為首輔曾公亮張昇歐陽修趙概胡宿吳奎皆為宰臣其所以不可者以為帝不聽於太后而獨聽一魏公故宰臣皆以為不可而魏公亦不敢自以為可也及帝得暴疾羣臣或直垂簾或請加一權字如劉太后故事帝心非之因羣臣之請益力故不得已而始從之此宦官讒間所由入兩宮嫌隙所由成而禍幾於不測也厥後兩宮和釋撤簾還政說者謂此宰臣之功也而不知道適足贖其請后臨朝之罪爾。

王安石

安石前依仿周禮者三人王莽宇文泰武則天是也則天幾絕唐祚泰一傳而篡莽及身而篡安石詩云周公恐懼

流言曰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是謂節偽可以亂真也曹操不竟為周文王乎惟謂六藝可以文奸故一生所為陽慕周公陰效新莽。一作此自名其法曰新法經曰新經皆取新莽新字之意將以新天下之耳目可緣此革故鼎新也而終不得為新莽之所為者豈文奸之經義弗若與所值之時勢不同也假令新莽進由草野出身微賤繼盛治之朝而值好事喜功之主則一漢之安石也假令安石進由國戚世秉朝權承衰亂之後而值孤兒寡婦之時則一宋之新莽也當日羣臣不責其效新莽之尤而泛論不便是責其行周公之法也雖欲動神宗之聽得乎。

李憲伐夏

或問夏人幽其主秉常其罪當伐否曰王者之師所以弔民伐罪也宋人積習偷安每託辭於息兵養民不知有罪弗伐民曷由弔不弔不伐民曷由養故藝祖嘗曰吾當救此一方民西夏之民皆藝祖之民也自保吉跳梁陷斯民於拓跋而朝廷不之討是棄民也民爲吾民而戎狄棄之此失人心之始也維時愈叛愈撫愈撫愈叛乃曰保吉不死靈州終非朝廷有及一戰而保吉走死又不能乘勢捕滅復爲郡縣旣失機會於厥初故馴至元昊而益深西顧之憂也已而元昊爲其太子所弑鄂博擁立少子諒祚問罪之師吾於文彥博有厚望焉不意姑幸夏之國危子弱競事減兵省費爲得計此朝廷之再失機會也神宗承積

弱之餘勵精圖治心存恢復惜未得謀臣如裴度猛將如李光顏李愬耳假令憲宗欲平淮蔡而裴公或極力沮撓二李雖猛其克成厥功乎假令憲宗當日謀之宰輔宰輔不以爲可謀之將帥將帥不以爲然而獨一宦者力贊其事憲宗將盡棄祖宗之地爲叛逆抗拒之資遂不復有志中興乎伐夏之謀雖孔子復生不易憲議矣何也夏之於宋不强於齊之於魯陳恒弑簡孔子爲先朝遺老尚請以弱小之魯討强大之齊今秉常與其將李清謀以河南來歸殆忿外戚之專姑欲假宋以除其逼與迺卽因此而見幽國內大亂眞千載一時也問罪之師公卿皆不能請而闍寺請之大帥之任公卿皆不能受而闍寺受之此豈神

宗好用閹寺哉不得已也元豐間若蔡確章惇輩不足道也而孫固呂公著並掌樞密既不能帥軍討虜又不能薦賢待選而偷安旦夕恬不知恥或且上章沮格唯恐其成功而冀倖其一敗如御史彭汝礪等數上章言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之類岳武穆雖足智多謀力能破金其如奸臣堅持和議百計沮撓何哉蓋征伐之事必將相一心始克有濟戰勝之策在將帥而軍需之用在朝廷謀畧如子房將畧如淮陰不有蕭相國爲之供給饋饗不絕糧道雖漢祖不能以滅項西師之潰非戰之罪也糧餉不接也驅五路之兵迫令冒險深入而不早爲籌畫致有糧餉不接之虞朝廷之過也夏人堅壁清野縱我深入正欲抄絕餽運使我不戰而困也李

憲深悉其謀故先取蘭州而城之建爲帥府則進有所援退有所據先自立於不敗之地也而諸將不察貪功趨利進止不由主帥先期薄城故墮其術中俱以食盡而兵潰也幸而主帥持重不爲敵誘諸將猶有生還之路爾若五路之兵俱餓困堅城之下夏人乘機邀擊宋師隻輪不返矣乘勝南馳全陝豈復吾有哉律以春秋之義主帥固不得辭其責然能不中敵計全軍而退保有蘭州百道攻之而不下以視曹彬之違詔輕進糧絕而潰而又盡失所取者不大相懸絕乎且燕幽本非宋地而定難實爲藩鎮迺外而叛宋內而幽主其當伐之罪更十倍於遼也憲乃不避讒鋒不計成敗利鈍惟義是視不大有功於名教乎故

史記 卷十三
吾謂憲等之兵雖敗亦榮也。況自兵興以來，官軍死者雖多，而夏亦困弊矣。明年王文郁以死士七百人敗夏眾數十萬，而夏遂上表修貢，師出有名，西戎畏服，故也。爾時知兵若文郁者，當復不少。公卿若能薦而用之，關北不足復矣。何論興靈？倘爾時兩府中有寇準、狄青其人，早自帥軍西首矣。何庸李憲？以寇狄之賢，功在社稷，尚厭口交讒，沮撓不遺餘力，而黜之於外，曾何惜於李憲？所可惜者，秉常有慕化之心，邊將有可用之才。若文郁之類夏又實有可問之罪，可乘之勢，而春秋討賊之大義，僅一宦者可商，尚得謂公卿有人乎？則神宗一生作用，其為公卿所誤者，又豈獨安石一人已哉？或問宋人每言李憲伐夏生事，何也？曰：人

但見徽宗信用童貫，得志西郵，因而圖燕，啟釁耳。不予李憲，殆所以嚴闔寺握兵之漸與。倘神宗議伐時，兩府中有一二偉人，力主西征，如裴晉公之任淮蔡，蕭贊侯之薦淮陰，受命而出，成功而返，安得宦者雜處其間，致後嗣任貫以僨事哉？且累朝積弱之弊，不在用兵召禍，而在議和誤國。苟將相得人，乘遼祚垂亡之頃，先發制人，女真又安敢邈視南朝，借端而啟燕山之釁哉？

許以新復四砦畀夏

割地畀遼，安石之大罪也。宣仁太后聽政之初，君子滿朝，凡新法之害民者，皆次第罷之，而割地一端，曷為尤而效之？况乾順初立，年甫三歲，勢窮力屈，國用虛耗極矣。宋亦

何憂何懼而遽至於歲幣二十五萬之外割地求和耶曰此呂公著之私心自用也曷私乎曰曩者神宗銳意伐夏公著以異議落職不無怨望今入居相位故競事更張雖效尤所弗恥也司馬相公曷不一言曰病篤矣方諄諄語如夢中云元祐元年四月公著為相七月許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易永樂之俘九月溫公卒

女中堯舜

藝祖矯五季之失更張革弊作法惟良累世遵循不變遂成嘉祐之治神宗為安石所誤晚年已不勝其追悔宣仁高后因之罷弊政復舊章皆神宗之遺意也何改之有論者乃云以母改子致啟他時子不改父之說於是有稱高后之仁者而彼則曰婦人之仁有稱元祐之臣者而彼則曰

狐媚婦人之臣舊奸資為口實而黨禍日深可知堯舜而出於女中終非國家之福凡為母后者慎毋羨宣仁有堯舜之號或生干預國政之心凡為人主者豈可以女中有宣仁之賢或遺母后權同之命哉

洛蜀相攻

元祐有伊川一戰國之孟子而蘇氏之學乃學為儀秦者也新法之行皆此輩剛狠好勝挾儀秦縱橫馳騁之說攻擊不留餘地有以激之使成人主若悅其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迺不自知其為安石而反以攻安石者攻伊川使孟子之道不復行於天下皆儀秦之徒之

罪也

周靜軒曰安石經義字說不惟附會穿鑿抑且流入釋老當時主司用以取士學者資以進身何異楊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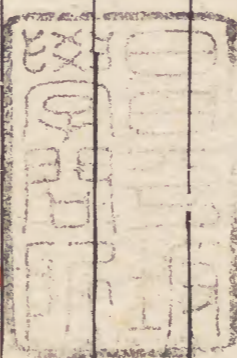
徑詞之害乎。垂按與楊墨辨者尚不必攻之過激。况楊墨未熄而復與孟子辨乎。世稱元祐之黨皆以君子攻君子。愚謂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其不得與君子為羣。而與君子相爭者。便非君子。若君子與君子必無相攻之理。伊川在經筵。持己以莊。動必以禮。矜也。蘇氏謂其不近人情。忿然嫉之。每加玩侮。爭也。賈易等之劾蘇氏羣也。呂陶等之詆伊川黨也。伊川以矜而致蘇氏之與爭。以羣而致蘇氏之立黨。人或因是為伊川惜。而不知此正所以為君子之矜。君子之羣。君子之不爭。不黨也。且老泉以不近人情刺安石。而東坡又即此語譏伊川。真乃不近人情之論矣。

兄責三回。介甫不曉事。又執拗。以新法之行為二蘇激成。似不為過。然明道嘗自謂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則又不得專責二蘇矣。垂曰。新法初立。廷臣雖多言不便。而獨蘇氏之攻。不留餘地。吾黨云云。正為攻之太急者言也。在昔安石目中。凡廷臣不附新法者。皆指為朋黨。溫公未卒之前。並不分有洛蜀朔也。明道深知二蘇為人。矜才使氣。若明歸咎蜀人。蘇或怒而生隙。爭端必從此起矣。統稱曰吾黨。激成。此明道之言。所為溫厚和平。隱有以戒蜀人之過激。猶冀安石悔悟。而和衷集事也。乃逞剛狠之習。攻執拗之奸。攻愈力而行愈堅。又安得不專其責於二蘇。兄曰。子瞻才有餘而德不足。使驟見用。固未必無過舉。然觀其出知方州。民皆繪像以祀。其學術非亂天下明矣。朱子斥為

未敗露之荆公。豈定論與。曰漢吏民上書頌莽功德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餘人。若出知方州。吏民有不繪像以祀者乎。以莽之謙恭下士。六藝文奸。何事不可為。特西漢時。猶未有生祠之習耳。故曹操在治世。原不失為能臣。安石在翰林。亦不失為文士。以戰將之才。而爭為大將。以百里之才。而爭宰萬里。其僨天下事一也。誠以二蘇之才。歛就二程之範。涵養有年。原不難進文學於德行之科。迺剛狠好勝。欲駕顏閔而上之。狎侮醇儒。此二蘇所以為游夏之罪人。而為未敗露之荆公也。兄曰伊川。謂哭則不歌。而子瞻有叔孫通制禮之言。史稱伊川怒而成隙。門人賈易等劾子瞻策問謗訕。使子瞻而宜劾也。則宜早劾之矣。因攻伊川之故。而劾之以報私隙。賈易等

果可謂羣而不黨與。曰哭則不歌。孔子之行也。立朝而服孔子之服。誦孔子之言。行孔子之行。正伊川不負所學也。子瞻之詆叔孫武叔之毀也。子貢痛責武叔之自絕。非僅為孔子責之。實為斯文斯道責之也。孔子得子路而惡言不聞於耳。可知毀謗之來。聖人原不禁諸賢之抗辨也。子瞻策問謗訕。易等未忍遽劾者。蓋以主少國疑。羣小側目。尚冀子瞻同寅協恭。共扶新政。舊奸或不至於復起。則國是惟和惟一。未始無功於宗社。迺一見經筵禮遇之隆。頓生媚疾。并以嫉伊川之故。直詆歌哭不同。曰為叔孫通所制。其自絕於聖賢極矣。故鄉也。子瞻每加玩侮。伊川毫不介意。至是語侵孔子而不一怒。何以為伊川。子瞻乃復因

此而成隙。雖子路子貢復生，其能已於一効乎？易等之効，非備爲伊川効之，正爲孔子効之也。爲孔子効之，正天下萬世之公論也。何黨之有？以孔子之聖，當時猶目爲君子亦黨，何論程門以安石之姦，值宋儒之盛，其新經字說與程子之學，爭勝於身後，出入於從祀者，百有餘年，直至理宗淳祐而始定。況蘇氏之術，未經敗露，其縱橫馳騁之雄，詩賦文章之妙，後儒又各阿其所好，無或乎洛蜀相攻事，尚論者每欲概置焉而弗道也。



五保堂

